

青春文学中校园暴力受害者心理描写研究

——以《悲伤逆流成河》为例

刘航 赵玉媛 曾佳慧 张静

(湖南文理学院芙蓉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青春文学中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心理描写,以郭敬明《悲伤逆流成河》为例进行分析。主要研究心理描写对于易遥这一类校园暴力受害者形象的表达。从内心独白、行动表现、景物描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内心独白从易遥的内心出发,展现易遥从顽强反抗到孤独绝望的精神世界。行动表现从易遥的行为出发,突出易遥对校园暴力从默默忍受到倔强反抗的心理变化过程。景物描写从环境出发,衬托了易遥在遭受校园暴力后的极度绝望和复杂的心理活动。

【关键词】 青春文学; 校园暴力; 受害者; 心理描写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633(2023)01-000220-03

谈及青春文学,人们多是联想到温暖、疼痛、成长以及懵懂。以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作家,创造一些含有校园暴力的小说作品或在自己的小说中加入描写校园暴力的元素,以此引起社会对校园暴力的广泛关注。《悲伤逆流成河》是郭敬明青春小说有关校园暴力的典型代表。小说的主人公易遥所有的委屈无法宣泄,她也失去了所有爱她的人。在一次次的流言蜚语中卷入校园欺凌,在这场名为“玩笑”的闹剧中,身边人成为助推的凶手。易遥的悲剧,没有旁观者,只有施暴者。在郭敬明的笔下,易遥是内心孤独、孤僻、不爱与人交谈,但她本性是善良的。她的性格的形成与周围环境息息相关,她渴望爱,渴望被人关注,但周围的一切无法给她正确的指引。她的内心从期待到冷漠心路历程的变化,是她对社会的失望。国内关于校园暴力的研究,多从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来关注这一现象。但从文学角度研究校园暴力受害者,目前涉及较少。本文旨在分析该小说中主人公易遥的形象如何通过心理描写的方式成功地塑造出来,并探讨这种塑造对作品的意义。

《悲伤逆流成河》是青春文学中校园暴力的代表作品,作者在小说中以人物的心理描写为中心,结合人物语言及景物描写等,生动而形象地描绘出了一位校园暴力受害者的典型形象,以及展现出受害者在经历多重打击,尤其是校园暴力后,陷入绝望,逐渐走向死亡的一个过程。

这里所指的心理描写,就是描写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揭示人的内心世界,突出人的形象,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的一种描写方式,以下从内心独白、行动表现、景物烘托这三个方面对校园暴力受害者形象的塑造进行分析。

一、内心独白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展现人物心理发展历程

内心独白就是人物心灵中自我对话的过程,使人物把最真实的想法倾吐出来,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给读者。内心独白运用恰当,能将人物的内心活动真实化、清晰化。

在《悲伤逆流成河》这本小说中有多处对易遥的内心独

白描写,这些内心独白都是易遥自己遭受校园暴力的真实感受和内心活动。易遥在小说中是一个容易被忽视、边缘化的女孩,她将所有的心事都放在心底,思想情绪隐藏在心里,没有人可以去倾诉,久而久之,她将自己封闭起来。在易遥这些内心独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她在不同时期的心理状态以及各个阶段的心理变化,对易遥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小说情节的推进都有着重要作用。

通过对书中对“易遥”这一形象的分析,可以体现易遥沉重压抑的心理状态,但偶尔她也会呈现出挣扎和反抗意识,她沉浸在自我世界,表现出极为矛盾的心理。书中有多处关于易遥这些内心独白的由来与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易遥与母亲相依为命,但易遥的母亲林凤华从事着让人难以启齿的职业,她认为易遥是她悲剧的根源,将易遥视为自己的累赘,对易遥进行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攻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让易遥变得自卑敏感,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当易遥在厕所发现自己可能怀孕身陷恐惧不安时,易遥的母亲不仅没有发现女儿的异常,反而对女儿进行谩骂催促,这时从易遥“如果能死了倒真好。”^[1]可以看出易遥压抑的生活环境和恶劣的母子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易遥变得敏感尖锐,因此在人际交往上都套上了坚硬的外壳保护自己,这也能解释易遥面对校园谣言时,既不辩解,也不反驳的态度,她并不是因为不在乎,相反知道自己母亲职业的特殊性,她比谁都更在乎同学间流传的谣言。只是因为自己的自尊心,为了自我保护,她以冷漠的态度应付着这一切。

齐铭作为易遥在顾森西出现之前唯一的朋友,对易遥有着特殊的意义。她知道自己和齐铭属于两个极端,珍惜这段关系的同时也做好着随时分道扬镳的准备。“而就是这样的自己,却在每一天早上的弄堂里,遇见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齐铭。然后一起走向涌进光线的弄堂口。走向光线来源的入口。这多像一个悲伤的隐喻。”^[2]这段易遥的心理独白一方面表现了易遥对齐铭这段友谊关系的患得患失,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易遥内心面对齐铭的自卑感,这也导致易遥极度害怕来自齐

铭的质疑。“在听到流言的不会只有齐铭一个人，易遥也会听到。但是她不在乎。就算是齐铭听到了，她也不会不在乎。但她一定会在乎的是，齐铭也听到了，并且相信。”^[1]这是在齐铭因为校园的谣言对易遥提出疑问时，易遥的彻底爆发。她无法接受齐铭的质疑，她认为齐铭作为自己的朋友，应该了解自己、相信自己，但事与愿违，这些谣言在人云亦云之下，只要产生了一点怀疑，那么这个谣言就已经伤害到了受害者。这是易遥对齐铭的失望，更是暗示了这种传播谣言的校园暴力形式对受害者带来的精神折磨。

易遥不爱与人交谈、孤独、内心寂寞、本性善良。内心独白细致地展示了一个底层生活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内心世界的发展历程：从倔强、反抗到妥协、绝望。同时，也补充了易遥孤僻的个性特点。

父亲的抛弃、母亲的打骂、朋友的远离、同学的排挤与孤立、校园里的流言……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由“我”自叙内心独白，将易遥所处的艰难处境和倍受摧残的生存环境呈现出来，透露出她对生活的绝望及极度悲观厌世的倾向。例如：“其实我多想也这样，孤独地闪动着亮光，一个人寂寞地飞过那片漆黑的夜空。飞向没人可以寻找得到的地方，被荒草淹没也好，被潮声覆盖也好，被风沙吹走年轻的外貌也好。可不可以就这样。让我在没人知道的世界里，被时间抛向虚无。”^[1]

随着易遥遭受的校园暴力越来越多，心里的压力和痛苦更加难以释放，作者便很好地把握青春期中学生的情绪特点，用反复的手法多次强调，用质问的方式突出校园暴力受害者易遥所遭受的一切，多次发出近乎歇斯底里的呐喊，暗示着她内心的世界已然坍塌。徘徊在生命边缘的她，最终走向了死亡。例如：“为什么永远没有止境呢？为什么停不下来呢？你们的那些持续不断地浇灌在我身上的，湿淋淋的仇恨。我就是恨不得你去死。”^[1]一次又一次的逼迫将易遥推进了无尽的深渊。

文章中大量内心独白的心理描写，使易遥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更加饱满，也揭示出了易遥她黑暗孤独而又无助迷茫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示易遥最终陷入绝望，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心理发展历程，从而使读者直接而具体地感受到易遥的内心活动，体现出更好的艺术效果。

二、行动表现突出人物内心起伏，表现人物心理变化过程

行动表现，即通过抓住人物独特的动作去展现人物的心灵世界的一种心理描写方法。它不是直接的心理描写，没有大段的人物内心独白，也没有作者对人物心理进行一层又一层的剖析。但人物的动作行为受心理的支配，动作行为是内心世界的外在表现。所以行动表现能间接地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突出人物的内心起伏，展现出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

在我国青春文学作品里，用行动表现刻画人物心理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人物心理描写方法。作者运用其高超的艺术表现方式，结合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能力，为自然的行为动

作赋予丰富的潜台词。在《悲伤逆流成河》中，作者通过具有承接和相连关系的行动表现，突出人物的内心起伏变化，将易遥从默默忍受到倔强反抗的心理变化过程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易遥静静地站在她的身后，没有说话。手中的笔盖被自己拧开又旋上。如果目光可以化成匕首，易遥一定会用力地朝着她的后背捅过去。”^[1]“唐小米转过身，突然觉得自己的衣服下摆被人拉住了。”^[1]“易遥把头低下去。”^[1]这段文字通过对易遥的一系列的动作进行描写，比如“站在她的背后”、“拧开又旋上”、“拉住”“把头低下去”等，真实地展现出易遥在遭受校园暴力时，没有反抗，但仍在倔强而坚强地隐忍着、妥协着的心理状态。透露出她内心无比的纠结和犹豫，以及她的担心和害怕。在那时，忍气吞声是易遥的选择，她害怕事情的暴露，害怕流言蜚语的攻击。

但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本就内心骄傲的易遥并不可能一直默默地忍受这些校园的暴力的毒打。唐小米在意外得知易遥怀孕的秘密后，威胁易遥替自己打水，并以此为理由对易遥进行各种方式的欺辱。易遥不得不听从，但却发泄似的把水“喝了一口，又吐了进去。”^[1]在一番犹豫与挣扎过后，易遥还是选择倒掉了那杯被自己弄脏掉的水，再一次给唐小米打好水。一吐，一倒，连贯的动作，展现出易遥纯粹干净的内心世界，易遥是善良的，短暂的犹豫与纠结过后，她还是不忍做出这样的坏事，吐口水也只是她迫于无奈的发泄，这也是易遥从默默忍受到倔强反抗转变的开始。易遥的内心是纠结与犹豫的，作者连续使用行动表现的方式，将内心复杂、丰富、细微的易遥立体式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从动态中揭示受害者易遥的心理，展现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将一个反抗的小苗在心中慢慢发芽的易遥形象呈现给读者。

可是唐小米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到处恶意散播易遥的谣言。那些谣言就像无数的刺，深深地扎进易遥的心里，将她扎得“支离破碎”，也将易遥推向了无尽的深渊。我们对这个世界善良，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值得。可是当有人破坏这份善良的时候，我们要主动去反抗。易遥是清醒的，她便有了后续一次次忍无可忍的反抗行为。“易遥快步走到讲台上，‘啐——’地用力拉开讲台的抽屉，拿出里面的那瓶胶水，然后拧开瓶盖，走到唐小米的座位上，朝桌面用力地甩下去。”^[1]作者运用“拉”、“拿”、“拧”、“甩”几个简单的动词，将易遥遭受校园暴力时选择反抗、发泄的复杂心理活动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出来，表达和流露的情感也进一步得到了深化，形象地表现出了易遥被谣言包围但却无力辩解的崩溃和愤怒。这时的易遥，早已完成了从默默忍受到倔强反抗的变化，她开始试图用坚强的外壳保护好自己，但最终还是被流言蜚语所击垮。

在《悲伤逆流成河》中，作者通过灵活地运用一系列行为动词，将校园暴力受害者易遥细微的动作清晰地展现出来，使得动作描写突出人物内心的起伏变化，细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作者围绕易遥艰难、坎坷的悲惨生活，巧

妙地运用行动表现的心理描写方法，将一个从默默忍受校园暴力向倔强反抗转换的校园暴力受害者形象呈现给读者

三、景物描写烘托人物心理活动，强化人物内心情感表达

王国维《人间词话》道：“一切景语皆情语。”^[1]景物虽然是自然界的客观存在，是无人类情感的，但是当人的感情经历与景物建立起相应联系的时候，景物便成为传递情感的媒介和纽带。文学作品中的景物描写应渗透人物的感情，与人物的情感，思想行动等变化有着密切地联系，不应该是自然主义的纯客观的描绘。景物描写对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表达人物心情，渲染气氛都有重要作用，巧妙地利用景物描写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烘托有两种手法，一种是正面烘托，就是利用同描写的主要对象相类似的景物来作烘托；一种是反面烘托，就是利用同描写的主要对象相异或相反的景物来作烘托。

这里主要针对景物描写对人物心理的烘托作用进行分析。景物烘托是用景物描写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抓住景物特征，紧扣人物的心理，从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方面着墨，将人物的悲喜之情恰当地衬托出来。这种景物是作品中特定塑造的主人公形象眼中的景物，它区别于一般的自然景物，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也因人物心情不同而对周围景物的感受有着明显的差异。如《人间词话》里把境界分为“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所谓“有我之境”，“即物皆著我之色彩”，作者或人物的思想感情作用于周围的自物景物，在所写的自然景物上直接蕴含作者的感情。

《悲伤逆流成河》里，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景物烘托描写手法。如小说最开始处，作者便运用了景物烘托的心理描写方式，例如：“弄堂里弥漫起来的晨雾，被渐渐亮起来的灯光照射出一团一团黄晕来。还没有亮透的清晨，在冷蓝色的天空上面，依然可以看见一些残留的星光。”^[2]在作者的笔下，黎明的到来并没有带来新的希望，而是运用“弥漫起来的晨雾”、“黄晕”、“没有亮透的清晨”三种不同的意象，勾勒了一幅清冷、阴沉、朦胧的令人窒息的画面，描写出了易遥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也突出了易遥并不富裕的家庭条件，也与易遥孤僻寂寞的性格的形成息息相关。

色彩是反映人的情绪的中介物。作者擅用冷色调描写景物，并赋予一定感情色彩，反映出其对应的情绪。例如：“头顶是交错而过的天线，分割着不明不暗的天空。云很低很低地浮动在狭长的天空上。铅灰色的断云，沿弄堂投下深浅交替的光影。”^[3]“冷蓝色”、“铅灰色”等系列冷色调，不仅暗示了易遥逐渐抑郁的低落、伤感情绪，也为后文她的悲惨遭遇和冷眼旁观、冷漠的人情营造了氛围。

作者非常擅长将天气状况与人物心情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例如：“窗外的天压得很低。云慢慢地移动着。枝桠交错着伸向天空。”^[4]她眼中的景物被自己比喻成无数朝天空升着手讨饭的饿死鬼，此时的易遥已经遭受到校园流言的攻击，心理防线逐渐崩塌，远离这个冷漠无情世界的念头愈加强烈。“几

声沉闷的巨雷滚过头顶。然后就听见砸落在房顶上的细密的雨声。漫长的梅雨季节。”^[5]，“乌云从天空滚滚而过。”^[6]以悲景衬哀情，将校园暴力受害者易遥内心深处的伤痛、绝望展露出来。恶劣的坏天气描写，衬托了易遥在遭受校园暴力后的极度绝望和复杂的心理。

在小说结尾处，作者用雷声、大雨等景物来暗示易遥心理防线全然崩塌，她的内心世界变得黑暗无光。因为被最亲近的人误会伤害，被校园暴力后痛苦到厌世到孤立无援以至于最后走上死亡之路的心理过程，是一个自我伤感、颓废、忧郁的过程，是一个内心不断绝望的过程。小说的最后，易遥丧失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任何力量，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她自己看来，死亡是一种自我解脱，总比留在这个世界上被所有的人误解好。

《悲伤逆流成河》的景物及环境描写紧扣人物心理，随着易遥内心世界的变化而出现，易遥的心理变化过程和情绪在各种环境或景物变化的衬托下变得极具对比性，造成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使得情感表达更加真实、鲜活，形象也更丰满生动。

结语

通过对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中校园暴力受害者形象的心理描写分析，可以看出该小说在校园暴力问题上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小说中塑造的易遥形象，充分体现了校园暴力受害者的曲折复杂的心理过程，同时也揭示了校园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和危害，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此外，作者在描绘受害者心理过程中使用了多种手法，如内心独白、行动表现、景物烘托等，使得受害者形象更加立体化，读者能够深入地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苦和困境。因此，通过文学角度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和关注校园暴力受害者这一类边缘化人物。

参考文献

- [1] 郭敬明. 悲伤逆流成河[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8.
- [2] 王国维. 《人间词话》[J]. 化工高等教育, 1988(01):50.
- [3] 刘忠雨, 刘郁. 《悲伤逆流成河》电影中校园欺凌现象的社会学分析[J]. 大众文艺, 2019(17):189-191.